

黛玉的机锋

——浅论《红楼梦》中禅宗文化一例

曹晓虎

《红楼梦》中反映的佛教文化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，其中，禅宗文化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，只有第二十二回比较集中地写了禅，题目为“听曲文宝玉悟禅机”。故事是这样的：宝钗过生日戏班子演戏，宝钗点了一出《鲁智深醉闹五台山》的戏文，宝玉说不喜欢这种热闹戏，宝钗说这是你不懂戏，讲戏中鲁智深唱的一支《点绛唇》曲子给宝玉听。并说其中有一支《寄生草》，填得极妙：

漫搵英雄泪，相离处士家。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。没缘法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。

宝玉听了，被其中的禅机深深感动，也结下了后来参禅的机缘。然后被黛玉和湘云误解，都责怪自己。宝玉联想到前日所看《南华经》上，有“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”等语，已有出世情怀。回房躺在床上，只是瞪瞪的。袭人劝道：“他们既随和，你也随和，岂不大家彼此有趣。”宝玉道：“什么是大家彼此！他们有大家彼此，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”谈及此句，不觉泪下。翻身起来至案前，立占一偈云：“你证我证，心证意证。是无不证，斯可云证。无可云证，是立足境。”写毕，自呈解悟，又恐人看此不解，因此亦填了一支《寄生草》，也写在偈后：

无我原非你，从他不解伊。肆行无碍凭来去。茫茫着甚悲愁喜，纷纷说甚亲疏密。从前碌

碌却因何，到如今，回头试想真无趣！

这时，宝玉陶醉于禅趣之中，以为自己已然了悟。

后来黛玉拿走了宝玉写的偈语和《寄生草》词，与湘云、宝钗同看。宝钗说“都是我昨儿一支曲子惹出来的。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。”三个女孩子就去看宝玉。黛玉知道宝玉并非真的开悟了，决定用禅宗的“机锋”试他一试，便问：“宝玉，我问你：至贵者是‘宝’，至坚者是‘玉’，尔有何贵？尔有何坚？”

宝玉回答不上来，三个女孩子拍手嘲笑他：“这样钝愚，还参禅呢。”黛玉又给宝玉的偈语续了两句：“无立足境，方是干净。”宝钗则讲了五祖弘忍黄梅传法，神秀和慧能两首偈语争胜的禅宗故事。说“方才这句机锋，尚未完全了结，这便丢开手不成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彼时不能答，就算输了，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。只是以后再不许谈



禅了。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，你还不知不能呢，还去参禅呢。”宝玉自己以为觉悟，不想忽被黛玉一问，便不能答；宝钗又比出“语录”来，此皆素不见他们能者。自己想了一想：“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，尚未解悟，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。”想毕，便笑道：“谁又参禅，不过一时顽话罢了。”

从宝钗的话里，我们可以看出她知道黛玉试探宝玉的方法就是禅宗式的“机锋”。机锋，又作禅机。机，是指受教法所激发而活动的心的作用，或指契合真理之关键、机宜；锋，指活用禅机之敏锐状态。禅僧与他人对机或接化学人时，常以寄意深刻、无迹象可寻、乃至非逻辑性之言语来表现一己之境界或考验对方。

禅宗与道家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境界往往不是日常语言所能表达。所以禅宗公案里，机锋的语言夸张、奇怪，正是老子所谓“正言若反”。当然，也可以用很平常的话语表达体悟境界，如释迦牟尼对于“缘起论”的解释。但解脱境界显然不同于日常感受。禅宗的谜语往往采用似是而非的形式，在某一深层的不合形式逻辑的意义上可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。禅宗经常使用“祖师西来意”作为机锋的话头，有的禅师回答“空中一片石”，有的回答“庭前柏树子”等都是为了打破日常语言的限制，凸显禅的境界。这看似荒唐的回答恰恰最有效地冲击了人的思维定

式，为修行者提供了顿悟的机缘！合乎理性与逻辑的表达方式不具备这样的效果，所以宁愿不说，也不进行理性的解释，禅师云：

“宁可截舌，不犯国讳”。

机锋突出表现的正是解脱境界的难以言表性。禅师认为真理无法用词语表达，若让一个禅师解释佛教的意义，他会对你当头棒喝。一旦人试图运用理性进行分析，他已经背道而驰，正所谓“不假思维”、“运念即乖”。

机锋问答讲究活泼自然，双方或接引的一方必须是开悟的，不经过长久的理性思考、仅仅凭借感悟或直觉将解脱境界自然流露出来。宝玉并没有“开悟”，所以当时不能回答黛玉的机锋。宝钗想知道宝玉如何回答，但黛玉认为“彼时不能答，就算输了，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”。可见，林黛玉把握了“机锋”的特点。

如果用这个机锋考验一个已经悟道的禅师，他肯定有自己的答案，不同的禅师有不同的答案，可能答非所问，左右言他，甚至以不作答为答。用《金刚经》的表述方法可以这样回答：“所谓宝玉，即非宝玉，是名宝玉。”但这不是禅师的答案。

对于黛玉的机锋我们不知道曹雪芹自己有没有答案，如果有的话，又是什么？曹雪芹没有让宝玉给出答案，所谓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，这种文学的“留白”手法是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典型体现，这其中就渗透着禅味。

